

氣喘男孩的蛻變

Once a Boy with Asthma

■ 文/王朝琳 台中慈濟醫院急診室護理師



長大一定要打回來

依稀記得孩童時期,每逢氣溫 驟降、寒流來襲時,便會有氣喘的 現象發生,不是被父親帶到診所打 針,就是到急診室報到:簡單的, 屁股挨一針後帶藥回家休息,最怕 的是待在診所打點滴觀察,而診所 用的都是硬針,打在手臂上動也不 能動,亂動就會痛,要再重打,容易漏針,以現在的醫學術語叫做IV loss。當時只有在急診室有所謂的軟針可以注射,但是必須自費一支50元,而且還是「使用者先付費」的狀態,如果運氣不佳,沒打上還得再買,也是因此自小打針打到有所恐懼,甚至,淘氣的說:「以後長大我一定要打回來!」一語成讖,意外的走入護理,開始一步一步這讀救生命免於死亡的旅程。

解剖跑台大震撼 順利考上護理師

護理這領域對我而言是模糊的,沒有絲毫印象,以前只喜歡物理、 化學和地球科學,在化學課裡發 現製作藥品的原理、製作肥皂的 方法;精準算出抛物線物體何時落 地、一顆帶電電子在磁場中的曲線 變化,則是我學習理化的樂趣。對 於繁瑣的歷史地理可說是避之惟恐 不及,也正因為這樣選讀了自然科 組,好似冥冥中有所註定般的考上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那時還竊喜: 「護理系要背的東西應該會少一點 吧!」但解剖學的第一堂課卻完全瓦 解我的信念;老師以在台上的大體 老師教學,告訴我們人的身體全身 上下共有206塊骨頭,更令人震驚的 是,隔周就將進行跑台測驗,每個 桌上放6塊骨頭,30秒換跑下一台, 而且每題都得以專有英文名詞作 答,豈不折磨人啊,考完骨頭換考 肌肉,接著神經血管走向……。天 啊,我怎會選擇讀護理呢?現實與 幻想間的拉鋸戰不斷,懊惱著該要 怎麼樣繼續呢?

經過光陰的洗滌,心態上也悄悄 的轉換了,在這充滿醫學知識和護 理人文的教育下,如願畢了業,也 取得護理師執照,真的成了名副其 實的「男」 丁格爾!

感謝病人如阿水伯 兩年軍旅練專業

從軍時,因為具有專業證照被選 在國軍醫院慢性病房内服務,裡面 的病人大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30 個老人分為一班,每班六個護佐、 一位護士、幾乎沒有醫生,因為一 位醫生在急診要照顧全院病人,所 以病人有狀況,護士要一肩扛起, 而我卻才剛畢業!每當學姊要下 班,也都很擔心我一個人獨自值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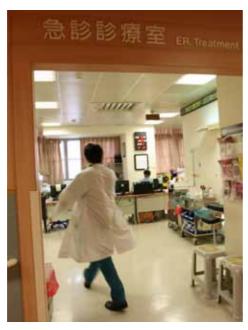


不知道會不會有突發狀況,護理長 和學姊每一位都留下手機號碼,保 證24小時開機,有事馬上call,她 們會立即趕到,令我動容,但為了 男性的一點尊嚴, 寧可把所有的教 科書、藥典攤平放在護理站,開始 照顧病人。幸好慢性病房就是慢性 病房,一切步調比較平緩;記得實 習時,病人鼻胃管反抽的要不是牛 奶就是黃色液體胃酸,哪有看過黑 色、咖啡色液體,心想:「現在這 個病人是怎麼回事?」趕快翻書, 還真的叫做coffee ground。按照書 本,接了引流袋,告知護佐阿姨禁 止餵食,通知醫生後,給完針劑再 觀察,順利過關。護理真微妙,原 來臨床與教學兩者相輔相成。

隔天,有一位阿水伯突然發燒到 39度,通知醫生後需要打上點滴,

王朝琳開玩笑地 說他選擇護理只 是因為小時候挨 太多針了,長大 要打回來。但扎 實的專業能力來 自於那些曾經容 忍他的病人,讓 他心懷感謝。





那晚就這樣跟阿水伯「混」了四、 五個小時,打了20幾針,他仍笑著 說沒關係,繼續打,從那晚起我的 打針技術突飛猛進。就如現在身處 急診室面對病患我也盡可能要求自 己一針必上。當病人笑著對我說感 恩的時候,我心想也許這一切該感 謝那年的阿水伯吧!兩年的軍旅生 涯,就這樣一關闖過一關,也在這 當中學習到許多知識與技巧。

照護急重症病苦 男丁也能遞溫暖

轉眼間從事護理至今已近6年了。 在花蓮慈院的加護病房奠定基礎, 對於重症病患的照護也有相當的水 準,其中最喜歡的莫過於在醫院裡 陪伴病患渡過最受苦最難熬的生病 現在轉戰急診室,這個生命瞬間 的搶救聖地,不同於過往的加護病 房;有時候,繁忙的腳步不冤讓人 忘記駐足回首初衷,或去想想孩提 時的自己,那時甚至是有點報復心 態的想要把針打回來的毫不起眼的 小志願,現在願望種子發芽了,慢 慢茁壯著。

然而護理的生涯卻是浩瀚無邊, 照護過的生命,還有那些苦痛,都 是生命中不斷學習的力量與方向。 有願就有力,或許我不是真正提燈 的南丁格爾,但是,帶著那小小的 願望,繼續灌溉讓夢發芽,期許, 我這個「男」丁格爾的腳步可以更 加堅定,可以用心溫暖更多帶著病 痛的生命。※